■第一阅读

# 诗心文胆 培根铸魂

□周由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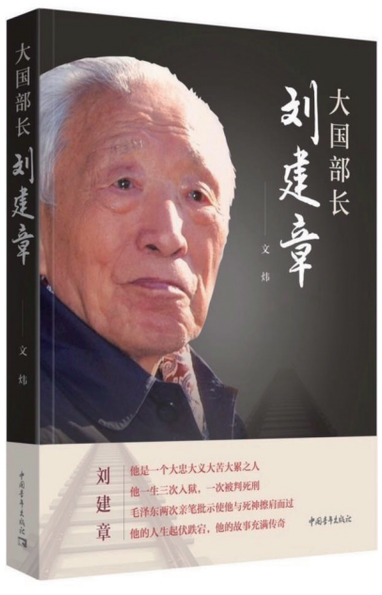
对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来说，如果说传主的传奇人生和性格特点是根本，那么作家就是为传主一生立体再现和灵魂飞扬的最重要的推手。传记作家独到的眼光、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学功力，对于作品选材、叙事方式和传主思想深度的把握都十分重要，不仅会直接影响传主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对于融媒体环境下作品的阅读传播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作品《大国部长刘建章》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该作品由青年作家文炜全身心投入五年零四个月完成。拿到书看到封面的一刹那，我的心为之一震，传主刘建章先生侧逆光下深邃明亮的双眸，紧紧抿闭的双唇，花白如雪的眉发，皱纹密布的额头，轮廓分明的面庞，加上朴实无华的着装，配上隐约可见的铁轨让我对传主顿生敬意。我迫不及待先看了目录和后记，再看了充满画面感和悬念感的“引子”后，便一口气读完作品，被深深的感动，并沉思良久。

传主是一个大忠大义大智大勇大苦大累之人，他一生三次入狱，一次被判死刑，毛泽东两次亲笔批示使他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他的故事充满传奇，也充满悲情。他98年的人生岁月，经历了中华民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等我国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他为铁路发展奉献了35年，官至共和国铁道部长，在普通人看来已经足够辉煌和荣耀，但其部长之外的其他的生命时段更值得书写。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信仰和理想是生命不息、锻造脊梁最厚重的营养源泉。传主如此大跨度的生命历程和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要用近40万字呈现，绝非易事。

这部作品是近年来少见的当代人物优秀传记作品，在客观理性和生动感人之间穿梭自由。作家含而不露的大视野、大格局、大历史观，作品的叙事铺成大开大合，故事结构细密精巧，语言文字自由活泼，让人读得时而荡气回肠、酣畅淋漓，时而热血沸腾、击节称快，时而忧心忡忡、扼腕叹息。

读毕，掩卷沉思，才发现，作家笔下传主的百年人生就是一部历史、一面镜子、一剂良方，让我们看到任何时代，不管何人身居何地何位，个人命运都逃不过时代、民族、国家命运的考量，倘若自己不能心怀光明、笃定正义，历史很容易把个体的光辉碾压殆尽。作家老辣的思想机锋、娴熟的故事把控能力、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丰富多样的叙述手法，带着我们不知不觉与传主一起穿越大半个世纪风云，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让我们的心中不仅多了沉甸甸的思念和感恩，也增添了更多的思考和力量。阅读




这部作品，传主一生的经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位传主留给我们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给我们新时代的人文精神提供了难得的滋养。毫无疑问，这样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的面世离不开作家的理想追求和不懈努力。

首先是强烈的对话意识。这个对话不仅仅是作家在后记中所说的一场与一个高贵灵魂的精神对话。更是作家试图带领读者与传主所在时代和周遭人物的对话，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过往历史，既看传主的命运回转，也看回转背后的复杂缘由，多一份理性和清醒。其中作家多次在关键时刻，或以自己的口吻跟传主对话，或以讲述人的口吻和读者交流，这种对话式评点具有十分自然的代入感，让读者更容易走进传主和作家的内心世界，引起更多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其次是强烈的使命意识。本书让人感动的不仅仅是传主的人生命运跌宕起伏，更是作者对传主的敬佩和感恩之情跃然笔端。作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因为她心中有一个强烈使命，要把一个忠诚守信、胸怀博大、勇敢乐观、智勇双全、大忠大义、大苦大累的共和国部长呈献给读者，让读者深深地体会到民族脊梁是如何炼成的，从而思考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进程中，个体是如何渺小又是如何伟大的。其实，从本质上看，作家是在以传主为依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寻找文化自信的根本与魂魄，从而承担起一个作家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神圣使命。

最后是强烈的创新意识。由于传主的身份特殊经历丰富，该作品涉及到的历史事实、事件场景、人物故事繁多，而且不少细节描述和评价是历史学者都发怵的“硬”骨头，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进行语言描绘和叙事角度的创新，很容易落入人物传记的俗套，要么成为编年体的历史叙述，要么成为人物成长的流水账，其文学性会大打折扣。本书作者的高明之处，也是冒险之举在于，除了必要的历史事实还原之外，作者大量使用“校草”“一哥”“悲催”“萌萌哒”“亚历山大”“逆袭”等当下的流行语和民间俗语，不仅可以让文字鲜活生动、幽默诙谐，巧妙规避了正面人物概念化、脸谱化描写的窠臼，同时也让文字中充满了作家对历史、对人物、对事件的价值判断和鲜明立场，使行文的字里行间充盈着个体生命体验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把一个大国部长的“硬”题材写得如此刚柔并济、张弛有度、大气磅礴，却又俏皮可爱，为读者营造了轻松的语言阅读环境，同时也达到了让传主平凡而伟大的大国部长形象重新艺术而立体地呈现在读者心中的写作目地。

当然，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语言的美感体验和细节的精彩描写也十分重要。阅读中，我多次被这样的语言击中，“快乐的童音冲撞着墙壁，反射回一屋子温暖”“大姐的喜气漫上了炕，漫上了刘德茂的面孔”，等等，多么温暖！“反正古往今来没有几个当官的能经住查经济的”“乱世的代价是要由老百姓用命来买单的”“干工作就怕领导不重视，也怕领导太重视”等等，多么智慧！我也多次被细节的描写而打动，刘建章“大荒沟”遭追捕，季国璋冒死找小路护送的义薄云天；葛贵斋义气抢刑场救下刘金科，立马开斩伤县长陈玉虎的痛快淋漓；刘建章按住机关食堂师傅给6岁儿子润生的米粥情景的令人泪目。还有作者关于冀南抗战与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北非战场的强烈对比描写；刘建章陪同苏联专家考察宝成铁路时，信手拈来韩信、李白等关于蜀道难的论述；苏联专家“疯狂的中国人”的现场感叹，都让我感佩不已。在有关领导认为中国铁路建得已经不错时，刘建章的一串数字的提问，至今仍让国人汗颜。当看到尾声一节作家关于传主98岁高龄仙逝时的想象性描写，我竭力控制的眼泪还是失控了。

作品行文中此类细节很多，就像一片片精美的织锦镶嵌在长卷国画上。作品中还有一条写得非常出彩的线索，就是传主与妻子刘淑清的人间至爱与革命友情，令人动容，证明一个伟大男人后面必然站有一个更加伟大的女性。

笔者相信，该作品不仅展现了作家的诗心文胆，更是一本新时代培根铸魂的好教材，它的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弥足珍贵。

■品 鉴

# 我在咬着你的心果

## ——读田放诗集《太阳之歌》

□刘功业

这是66岁的田放出版的第5部诗集了，真是可喜可贺。回想一下，从1992年参加她的第一部诗集出版的诗友聚会座谈，至少有三次这样的活动我是参加了的。大家相聚在一起，谈田放的诗，谈诗里诗外的田放，也谈我们共同喜爱的诗歌。每一次，这种诗的聚会，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文学是人学。人的性格，人的悲欢，人的故事。诗歌是什么？应该是心灵之学，情感之学，审美之学。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文字中的文字，更精粹、更沉重、更火热。它是那些性格、悲欢、故事等在心灵中刻下的或深或浅的伤痕，在情感中留下的或浓或淡的印记。那些精短、尖利的语言的石子，必定要在岁月的躯体上，折射出或明或暗的光芒。

这就是真正的诗，真正的美。是我们真正值得去越过功利、孜孜以求，勇敢踏入而无怨无悔的语言的圣殿。也是我一直努力前行、告诫自己也照亮自己的奋斗目标。

田放写了这么多年，写出这么多美好的诗，可以说都是她的情感之路的纪实、心路历程的写照。

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的意象一直贯穿于她的文字的始终。无论是诗集、文集，都以太阳为主题。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田放是一个性情豪放的女子，诗情也豪放的诗人。性格直率，诗情率真。嗓门大，热情高，思想活跃，文字快捷。每一次相聚在一起，总能听到她的高门大嗓，总是能很快成为交谈的中心。

她在生活中保持着强势的自我。在诗中偏爱直抒胸臆，襟怀坦荡。身上有痛，你就大声喊出来。心中有爱，你就大胆喊出来。有句套话，叫“阳光总在风雨后”。对太阳的偏爱，是对那些风雨，那些阴霾的反抗和蔑视。无论生活之路上有多少坎坷，情感之路上有多少风雨，田放总是豁达如男儿，明亮如阳光。昂着头，挺着胸，走得无怨无悔。

命运如舟，生命四季。熟悉田放的人，都知道她的那些伤痛和艰难。是诗歌，是爱情，让她的生命换了一种活法。在旅途中，在田野里，在网络上，在诗歌里，她活得阳光，如歌如诗。

她的许多诗也具有男性品格。不遮不掩，大胆率真。读她的爱情诗，似乎也是大胆的、泼辣的、阳光的，而不是温柔的、绵软的。她的诗歌，更多的像太阳般热烈，爱就爱个无怨无悔，喊就喊个回肠荡气。她不是月亮，走在秋天的草地上，心中一片清晖；也不是星光，让点点星芒洒在秋天的溪流中。她的一些诗，更多的是这样的直抒胸臆、大声抒情的作品。语言奔放恣肆，缺一点女性的柔美和羞涩。少了点语言的含蓄、蕴藉、对自我的节制。

如她的那首《吼山》，哪里是山在吼？其实就是人在吼，她在吼。

一座山对着另一座山吼着：/我才是山之王/你山上的树不叫树/你头顶的云不叫云

你沉默也好/你愤怒也好/同在一片蓝天下的山体/唯我独尊（《吼山》）

这是我在这首诗中选取的开头一节和第五小节。

同样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她写到：“它敞开胸襟/采撷每天的第一缕霞光/它要用爱来证明/自己所做的一切”。

她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追逐着自己的爱情，越过一切藩篱，不惧一切世俗，勇敢地走，大胆地走，风雨中相信着阳光。心情淋湿着阳光。行走中托举着自己的太阳。宁愿相信感情的魅力，做感情真实的奴仆。她放牧着遐想，晾晒着心情。一次次种植着爱情，也一次次收割着爱情。用一颗足以装下一片海的心灵，去找回肋骨上失去的名字。也一次次找回遗失的爱。她如一只漂泊的孤雁，一次次寻找着爱的另一种诠释。她也把爱当做了“情诗的产床”，留下一首又一首热情如火的诗。

相对来说，我更喜欢那些有内涵、有节制、更柔美、更含蓄的诗。如她的《如喜欢上一棵树》《春水依旧》《距离》等。就像在《爱，情诗的产床》一诗的结尾一节所写的那样，“同一片月光下/我在咬着你的心果/你一定也会把我含在嘴里/细细地品味”。这样的诗，似乎是我的偏爱。

爱，永远是伟大的，也永远是美好的。只有用诗，才能展现这种美好，也收藏这种美好。

# 多重情怀构筑的文学空间

## ——读王贤根散文集《又是烟雨迷蒙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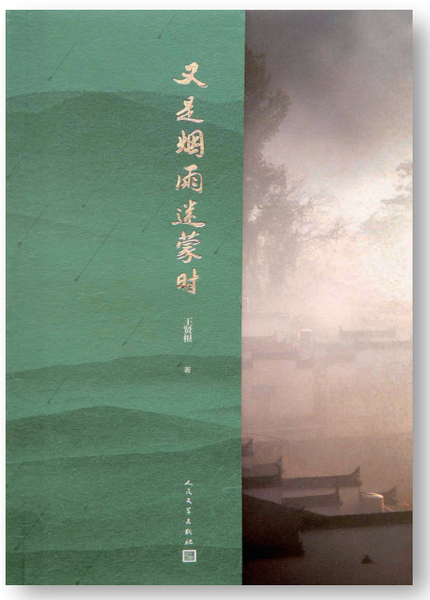
□邱振刚

在今天看来似乎已有些遥远的1969年，知名军旅作家王贤根还是一名新兵，即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不知不觉之间，他的文学生涯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了。各种文学体裁里，他最钟情、成绩最大的是散文。在散文的世界里，他忆军营生涯，发思古幽情，品世间冷暖，述乡音乡情，他往往能够通过对平凡事物的细致观察，把自己内心中被激发的情感用从容含蓄的笔调缓缓道来，有着细腻静谧又不乏深沉蕴藉的美学品格。有形的物理空间需要支撑，无形的文学空间也是如此，他新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又是烟雨迷蒙时》，通过这册他历年来散文创作的精选，我们可以发现，对祖国、军营、战友和故乡的深沉情怀形成了他的文学空间稳定的情感支撑。

支撑起他的文学空间的，首先是军旅情怀。几十年的军营生活无疑是他最重要的创作资源。他对军旅生涯的回顾，既充满了阳刚气魄，又不乏深沉气韵，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情感往往在他笔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写作风格在《边陲月夜》中得到清晰的体现。文章里，他写到“在哨所向下俯瞰，寂静的夜空下，几代戍边军人踩出的小道，和那延绵漫长的巡逻线，由蒙蒙的月色涂抹，柔柔的似一条悠悠的江水”，寥寥几笔，真是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速写！这里，月色之柔曼和哨所线条之硬朗，江水之动和小道之静，巡逻线之细和夜空之广漠，形成了鲜明对比，有着强烈的时空交错感。在《老兵》一文中，作者借一位老兵之口，讲述了另一位曾经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将军的戎马经历。这种“戏中戏”的结构，历来是各种艺术作品中所难以处理的，但这篇文章从一场老兵聚会写起，不经意间笔触已经回溯到长征中的一场遭遇战，那场战斗里，一位班长为了掩护战友突围而英勇牺牲，全文读来，令人为字里行间那种英雄气概和战友情谊而感动。

其次是家国情怀。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数十年的军旅生涯里，他的足迹踏遍山南海北，大漠边陲，这让他对祖国的山川地理，人文历史都充满了深情。《走进罗布泊》中，苍茫的大漠景色震撼着他的思绪，由满眼的戈壁风沙，他回想着当年“两弹一星”功臣的奋斗历程，读来令人对国防科技战线前辈的奉献精神更增添了许多敬意。在《将军石》中，一块湮没于边疆荒草丛中的普通碑石，因为附着了一位古代无名戍边将军的传说，而让作者倍加牵挂。这块没有字迹的石头，在普通人眼中或许不值一提，作者仍然对它反复注视，浮想联翩，结尾处“走向苍茫暗垂的草原，向远处那片有所亮色的地方驶去”，暗示着饱经忧患的历史一页已经翻过，祖国已经安宁、强大，必将走进更加美好的未来。

第三是文化情怀。写作并非是单向度的输出，写作者也需要在读书行路中汲取营养。王贤根总是乐于去巡拜古迹，叩问历史。他的散文作品中不乏游记，但没有哪一篇是单纯写景叙事，都注入了自己独特的感触和思索。《阳山问碑》一文中，作者寻访到一块位于南京远郊，游人罕至的明代碑石，这块碑石所涉及的浩大工程因为中途停工早已被历史所遗忘，但王贤根从碑石的命运中发掘出更深沉的思索，“自然界有天地、阴阳、起落、吐纳、生死，世上的万物，包括生灵，都




没能逃脱不可逆转的法则。皇皇的碑石呢？纵然有屹立的那一刻，难道没有轰然倒塌的那一时？”令人不得不为之深思！在这里，作者鲜活的个人心灵体验比那些共通性的历史结论或者抽象的哲学议论更加可贵，更能引导读者走进真正及物的历史，从而对历史、文化的变迁产生层次更加丰富的深切感悟。

再就是乡土情怀。作者固然对祖国各处山川都满怀深情，但在他笔下，始终有一块地方，他为之倾注了更多的笔墨、情感。这就是他的浙中故乡。他怀念那间耗尽母亲毕生时光，被炊烟熏得暗淡了的灶屋，怀念祖母用汗渍与温热浸润了一生，布满斑斑锈迹的篾刀，怀念春雨潇潇后破土而出的头茬春笋……他以故乡为题材的散文，看起来零散，但实际上是用一根无形的绳子串连在一起，让读者也对逶迤在浙江中部的那一脉青山绿水充满了向往。即使后来定居在远离家乡的北京，他也常常独自出行，在长城脚下寻觅明代守卫的遗迹。因为这些守卫中，有一大批来自他的家乡，是他的乡亲！正是经过了不懈的寻访，这才有了他那部长篇报告文学《千古长城义乌兵》和屡获大奖的散文名篇《寻找长城脚下的乡亲》。

从散文这一文体特有的美学形态来看，如果说“形散神不散”是对单篇散文创作的必然要求，那么，王贤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无论面对任何题材，都始终秉承情感立场，坚持以情入文，以情动人，把情感作为自己散文创作的内在脉络，由此，他才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他的作品才会在当代散文创作的整体格局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创作谈

# 写一部正史给当代

□杜文娟

是的，我不愿意碰触这部书的后记，一旦完成这段文字，就意味着与他们告别。他们，就是与我相依相伴的主人公和字斟句酌的每一个字。一年、九年、还是十一年呢，从青年到中年，随他们的起居住行，伤痛喜悦一路走来，他们也陪伴我度过了焦虑、浮躁、勃勃生机，直到现在的坦然不惊。

我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还没有分离，或许，终其到老，永在一起。

时间真的不短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5天，我只身去往震区，当了一名志愿者，白天为受灾群众送粮送药，晚上写稿子，历时29天，完成了5万多字的《震区亲历记》。通过部队海事通讯发往外界，最远到达美国的波士顿，当地报纸图文并茂地进行连载，民众拿着报纸为中国四川捐款捐物。当然，这是后来才知晓的。从震区回到陕西我就做了甲状腺切除手术，伤疤横亘在脖子上，之后的四五年里，无论阴雨雷电还是赤日炎炎，都得穿着高领上衣，避免被人发现。2009年春节前几天和地震一周年，两次重返四川，主要是想打开自己的心结，因为，我抑郁了。两年间，躲着人走路，夜幕降临还戴着口罩帽子，听见“地震”两个字心就发颤，肩胛骨往回收，恨不得把头低到尘埃里，伤心时还会呕吐。从这个层面讲，我也是地震伤员。

特别要感恩后来的进藏经历，雪域高原消减了我的忧伤，地震情结波涛汹涌，奔腾不息。

我知道要了却这桩情债，必须得与之和解，为了忘却的纪念，方式只能是诉诸笔端，将心中的痛和纠结彻底理清，然后卸下盔甲，轻装迎接后半生。我心里非常清楚，没有谁青睐灾难和悲伤，这是一部小众作品，不会畅销。甚至有人对我说，汶川大地震已经翻篇，没必要涉猎这种出力不讨好的题材。我也深切地明白，作家的黄金创作期很短，但我坚信这个领域喧腾火热，从来没有冷寂过，这是在场人的基本认知，我了解自己的心之所依。正如我无数次对拒绝采访的人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当代作家关注，三四十年以后会被忘记，灾难对人类的启示和教训也会随之而去，要对得起自己的苦难和经历。这些言论更多的是鼓励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用双脚丈量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聆听他们的心声，感知他们的幽微。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渐次进入这个主题。地震10周年之后不久，第四次入川，近一个月时间里走访了汶川、映秀、都江堰、绵阳、北川等重灾区，采访了五六十位有代表性的重创男女老少，然后华丽转身，修行般把自己关闭起来，开始了一个人的日夜厮杀，累月煎熬。在全文开篇之首，用红色加粗字体写下几个大字：笃定、真诚、诗意、凝练、悲悯、善意。以此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个宗旨。直到全文结束，除过诗意以外，其他词语的内涵显露无遗。

注定不是一部莺歌燕舞风花雪月的作品，推进自然缓慢，写作的过程，是揭伤疤的过程，也是伤口愈合的过程，是主人公及作者与灾难平等对话的过程。阅读和写作经验告诉我，这部作品具备常销书的特质，放之四海和时空都不会过时，因为我写的是人类，只是借助地震这个壳，写了几十个不同人物的另类命运，普通又不普通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丧子爸爸、丧子妈妈、地震孤儿、长大了的伤残孩子、重组家庭、震后宝宝们，成为这部命运交响曲的合唱队员，我则是这场生死大戏的指挥者。

或激情澎湃或一筹莫展的书写过程中，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愈发明朗。人类历史不仅有英雄伟人，更有普通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大难煎熬过的这个群体生存状况有喜有忧，苦难中的坚韧与豁达，顽强中的不屈和善良，正是人世间最美的品质和普通中国人的精神核心，在他们面前没有资格说痛苦，这不单是几十万个家庭的灾难，也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大灾后心理障碍持续数十年，甚至代际传递，人性恶与人性美如花朵般绽放，作家便是花粉的采集者。灾难袭击过的个体如同逶迤的冰峰，苦难煎熬的心灵就是汪洋肆意的冰海。多年以后，有的化作一眼甘泉，有的升腾成绚烂彩虹，有的滋养一方绿荫，有的渗进深深的泥沼，有的仍旧是嶙峋的高山，坚硬冷寒，如同牡丹园中的铁树，晴空万里下的战舰。

无论是汶川还是北川，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终将如同今晨的彩霞满天，最终融进历史的滚滚洪流。我不甘心这个群体被浪淘尽，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人类的秘史，那么纪实文学就是人类的正史，我想写出正史中冰峰的奇特、冰凌的寒光、冰面的脆弱、冰水的隐忍、冰层的纷繁、冰珠的温润、冰心的安详。这是我的愿望，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采访中的艰辛和无奈已经过去，写作中的孤独和无处倾诉，也已画上句号。写一部正史给当代，以文献文学的形式呈现给世界和自己，心终安妥。